

# 敬悼王師鈞豪

龔遂如

## ——並念礦科初期趙、林、張三師

唐院礦科（當時正式名稱爲採冶系，後改稱礦冶系）於民國廿年李書田博士任院長時重行開辦的。首任系主任爲趙應杰教授，廿一年夏孫鴻哲先生接長唐院，趙教授亦辭職去唐山啓新洋灰公司任廠長。廿三年春日軍入侵冀東，唐院被迫在滬校上了半個學期的課，是年冬日軍撤離學校後，唐院才又回到唐山復課，那時已是礦科三年級開始，孫院長延聘了林斯澄、張正平兩教授擔任礦科高年級的課程，林教授並兼任第二任的系主任。廿三年秋礦科已有四年級，冶金方面的課程很多，孫院長請到冶金權威王鈞豪博士擔任。

唐院礦科創設復辦之初，正全國統一，各方建設亟待大規模開展之際，那時唐院只有土木系，李院長高瞻遠矚把學校擴充。唐院前身本是路礦學堂，且學校地近開深煤礦，可得建教合一之便，乃先復辦礦科。

我那時是第一屆礦科學生之一，復辦之後，眼見新辦的礦科隨國家的命運面臨許多困難，上課三四天，即發生了九一八事變，廿二年暫時遷校，但在我們假期由他親自領我們差不多都去參觀過，參觀以前有關製造原理及方法，提前在講堂上講過，使參觀時加深了解，但參觀完畢下文爲吃館子看電影節目，則師生分開，深怕我們同學中有幾個險皮厚些的要敲老師竹槓（一笑）。民卅五年勝利以後我出關去撫順路過唐山，會去啓新洋灰公司拜謁，此時一別已十餘年，當年趙師魁偉之體質已滿頭白髮，但精神甚好，對當年只會教了一年的學生仍熟識，熱誠地緊要我在他家中招待午飯，飯後並派他的車送我到校看一遍，現在又已隔了廿餘年，令人馳念益深。

林師斯澄教我們岩石學，光性礦物，經濟地質等科，學問深邃，治學嚴肅，人所共知。但上課時有時也和同學幽默一番，講到水成岩來個「好有一比」，比作「夾心層棗泥窩蛋糕，好好吃吃」，使人頓起纒涎，光性礦物做實習時則與同學問亦不太拘於形式，以提興趣。新建礦冶館及購置安裝新設備，多出林、張二師的合力籌劃。七七事變後去重慶大學執教，有時我去函道候，必獲賜復示，詞意諄諄，字跡蒼勁，不啻又如見其面。光復後來臺對臺省工礦建設多所獻猷，而我又常得再就教於林師之機會，獲益之深，沒齒不忘。不幸已於四十九年七月十二日病歿，開弔之日，備極哀榮，爲世所欽，哲人已萎，痛哉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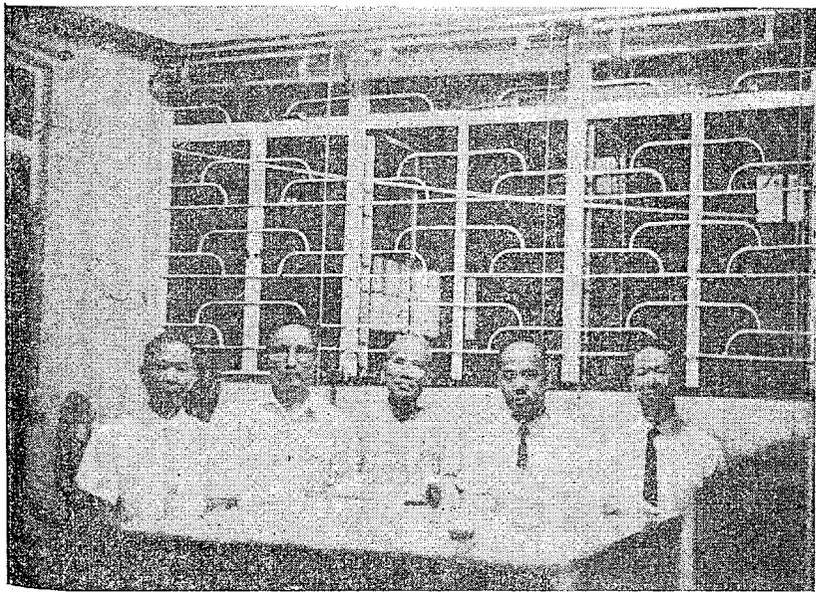
張師正平專長採礦方面各種課程，但我級在三年

畢業的時候，新的礦冶館已建設完成，裡面的採礦、選礦和冶金方面各種新式設備都已安裝好，所請的教授可以說都是第一流的，至此礦科的基礎已經奠定，孫院長指揮若定固令人欽敬，趙、林、張、王諸教授的心血亦不可泯。唐院礦科同學甚少，我級畢業時有十一人，其他各級有的二三人，有的七八人，總共不過三四十人，同學與教授接觸機會多，師生情感深厚，頃接吳伯楨學長信，知王師鈞豪在港辭世，聞悉之餘能不悲悼，因而也使我想起礦科創始時期，我班同學日夕受教的趙、林、張三師。

趙師慶杰，大家都叫他C.C.趙，他教礦科的是地質和化學二科。但他已是唐院老教授之一，擔任土木系的地質。土木系的地質，在他們算是不太重要的功課，但他教的時候和給分數也絕不肯馬虎，學校當時被人普遍敬仰的羅宗忱教授大家稱他C.C.羅，對兩個C.C.的功課，分數發表的時候大家都有些害怕。他對礦科同學功課要求的嚴格固不待言，我們在礦一的時候，唐山、塘沽、天津各地規模較大的化工廠，利用

級時，當時尚無冶金教授，故應授之普通冶金，鋼鐵冶金，火試金等均由他代庖，那時我們一個禮拜實有半個禮拜幾乎是上他的課，故教授中大家和他最熟，抗戰既起，出任雲大礦冶系主任，駕輕就熟，聲譽鶴起。後應雲南財政廳長陸崇仁堅邀，兼任一平浪礦務局總工程師，雲大礦冶系亦由昆明遷一平浪附近以資兼顧。嗣並調升主持財政廳所屬箇舊雲南礦業公司。我離開學校後，初在株韶段實習，株韶段將完工，京蘆路（後稱京贛路）初創，余被調至該路第一測量隊測量，隊長爲徐節元學長，後徐隊長調該路第五總段，繼調湘桂、滇緬等路新工，蒙徐隊長特別垂青，每次把我帶走。測滇緬路於廿八年一月初抵昆明，會去雲大拜謁張師一次，是年七月滇緬路改組，徐隊長調叙昆，原在姚安滇緬路第六總段遺職，由唐院學長林家樞接長，此時張師迭來二信邀我幫他做事，乃脫離鐵路，在一平浪及箇舊兩地追隨張師者凡四年。日夕受教，張師待我親若家人，受惠之深，罄筆難盡。張師離箇舊後，乃回校對唐院礦科作二度之貢獻。民三十三年張師應當時臺省教育廳廳長許恪士先生之邀，在教廳作短期之幫忙。假期間曾偕師母來金瓜石小遊，與本礦唐院礦科先後同學叙晤，欣何似之。惜後以家事待理，返大陸後未克再行來臺，憶念之忱寧有已也。

王師鈞豪來校的時候，我正是四年級畢業班，尙得親聆他所教的冶金計算，金相學，非鐵冶金，並補教三年級應教的火試金實驗等科。此中冶金計算及金相學二門功課，不是太好學的，經他深入淺出，裊裊道來，同學們不敢說是入門，大家都覺得如坐春風，門徑是窺到一些的，無不同聲贊佩，有時碰到要用微積分的地方，我們雖剛學不久，但多早已忘得一乾二淨，他老人家二三十年所學的仍嫻熟無比，嘆為觀止。火試金試驗一門功課，好像彫蟲一技，沒有什麼好學的，在他教來，爐子加煤炭，他親自動手示範，比熟練的工人加煤反為得法，要同學們也一個一個的練習，用汰盤淘洗金沙也是一個令人不耐煩的事，他也親自先做給學生看，把粒粒金沙洗出，其他如火試金的天平是一種極精細靈敏的儀器，要我們在用的時候連呼吸都要放小，指導之詳自更不用說。王師學問淵博世所共知，經驗嫺熟非及門者或知者尙鮮。抗日戰起後王師為資委會籌備昆明煉銅廠，初在長沙籌劃，廿七年一月我和同級陳泰棟、覃修謨等數同學適亦在長沙，曾去拜謁，余抵滇後亦去昆明郊馬街子晉謁一次。煉銅廠新工既成，順利生產，乃又回校作育青年，對吾校礦冶科貢獻特多。知其近年來在港頹廢餘年，晚景佳勝，健康情形好，雖年屆耄耋，百歲可期，私衷竊以為慰。今噩耗既傳，能不震驚！唯我王師，冶金泰斗，一代完人。獻身事業及教育，功在國家，雖死猶生，可以無憾矣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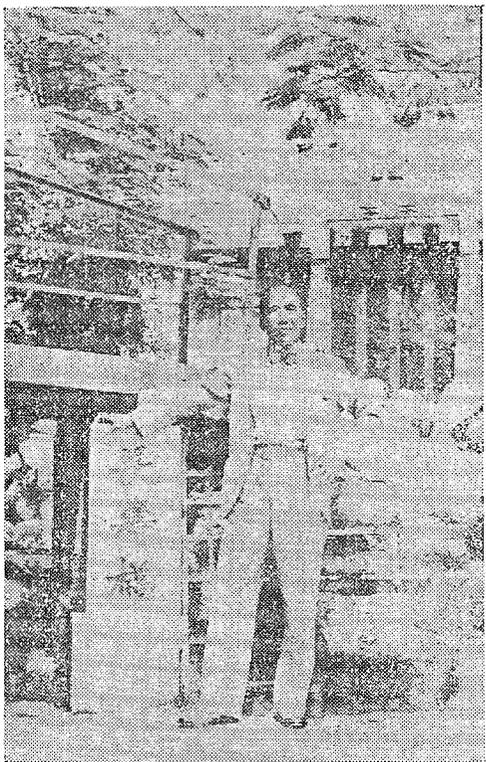
五五年馮大（右二）陳金釵（左一）赴泰過港合影  
王師與崔祖雄（左二）楊延堯（右）

## 悼念王師鈞豪博士

盧善棟

今年三月間伯楨兄自西歐返國，我與他在長夜漫談中，詢及王師鈞豪在港狀況，據告當他去歲離港前，曾訪謁王師，王師雖已年登八旬，精神仍極矍鑠，能作長夜談，且談鋒不減當年，滔滔不絕，尙能憶及各礦冶系同學，垂詢備至，其時適近王師八旬壽慶之期，吳兄乃從權為此間礦冶系同學聯名致賀禮一件，用申慶賀，我聽了後，衷心感到十分快慰，

同時對吳兄代禮做得很週到，表示謝意，因為對老年人言，一份聯名的禮物更具意義和快慰，他相信許多學生仍然不忘師尊。我記得當王師七秩大慶時，我們也會這樣做過，很有意義。



王師民國十四年於九龍容龍別墅

我們礦冶系在平越的全盛時期，專科教授皆為一時名師，系主任何杰（綽雲）兼教授，專授普通地質及礦床生因論，湛溪溪教授專授探礦有關課程，王鈞豪教授專授冶金有關課程，王紹瀛教授專授選礦及礦山測量，蔡承雲（女）教授專授礦物學及岩石學。這幾位教授在大陸陷匪後即失去聯絡，惟有王師避處香港得有聯繫。因此，也是我們在臺礦冶系同學精神所繫，如今王師作古，能不令人悼念，嗚呼！

王師在平越時

，頂禿腮鬚，常衣中式長袍，神情嚴肅中帶有慈祥，操無錫官話，娓娓善談，人稱雙重博士，因為他在遜清時代中過進士，點上翰林，後來又赴美深造，專攻